

悬念  
MYSTERY NOVEL  
悬念阅读 惊悚体验

# 悬疑

VOL.04  
2013年01A

## 《阴灵戏》④ TinaDannis

二十年尘封隐秘揭晓，邪祟恶灵竟是同窗姐妹？

## 《731绝地档案》④ 杯中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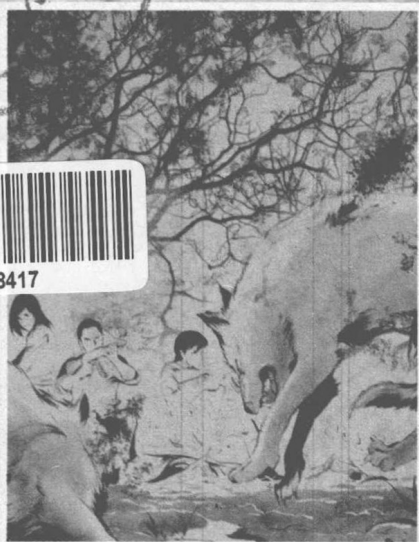
毒气侵袭、队友异变、神秘人刑囚，生机近在咫尺！

罪化《香窥比良鬼屋杀人事件》

苏禅《长生巷》 鹿森《命悬一线》

# CONTENTS 目录

- |       |                                           |            |
|-------|-------------------------------------------|------------|
| A 002 | 开卷有疑<br><b>活埋</b>                         | 香无         |
| A 004 | 灵异篇<br><b>阴灵戏④</b>                        | Tinadannis |
| A 024 | 离奇篇<br><b>长生卷</b>                         | 苏禅         |
| A 042 | 轻文库<br><b>犬神侦探团·龙影之谜</b>                  | 深瞳白溯       |
| A 060 | 罪案篇<br><b>香窈·比良鬼屋杀人事件</b>                 | 罪化         |
| A 074 | 悬念篇<br><b>命悬一线</b>                        | 庄秦         |
| A 084 | 神秘篇<br><b>731绝地档案④</b>                    | 杯中酒        |
| B 002 | 每月一个恐怖故事<br><b>夜不语诡秘档案·熊家婆</b>            | 夜不语        |
| A 058 | <b>小黑屋</b>                                |            |
| B 066 | <b>悬疑开心网</b>                              |            |
| B 070 | 特别企划<br><b>在迷雾中毁灭——末日悬疑电影</b>             |            |
| B 076 | 黑漫画<br><b>阴影——第一暗·不好的方向</b>               | iiiiis     |
| B 080 | 轻FAN最大党<br><b>轻FAN声音</b><br><b>动漫那些事儿</b> |            |



NLIC2970888417

2013.01  
VOL.

04

# 活埋

◆Written by 香无

我拦下这辆破破烂烂的中型面包车，趟过泥泞的路面，半强迫地挤了上去。我探头和司机沟通，身边的女人抱紧了怀里的包，有些狐疑地盯着我。

下一秒车进入了一条狭长的隧道，顶上的灯明明灭灭，发出滋滋的声音。我口干舌燥，嗓音沙哑地问：“大哥，你们这是去哪？”

他回过头来，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低得让我根本看不清他的长相。

“耳月间。”

我没听过这个地方，前排的广播忽然插进一个女声。

“今日凌晨十二点，在南韵路段发生一起恶性抢劫杀人事件，凶手正在往南逃窜，请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

车上静默下来，交流电的滋滋响声传来，很快被刺耳的音乐盖过。隧道愈发黑暗了，连带着车内也暗下来。我觉得空气很浑浊，闷得人喘不上气。我伸手去摇窗户，打不开。我开口喊司机。

“师傅，开开窗。”

司机没有理我，他似乎过于专注在音乐声里。过了半秒，身边的女人忽然幽幽地开口。

“南韵路的南边——不就是我们这个方向吗？”她顿了下，在令人窒息的沉默延续了几乎十几分钟后，忽然用一种奇怪的音调再次开口。“那杀人犯，会躲到哪里？”

我回头，她的脖子曲曲的，在漆黑的车厢里亮得十分诡谲。就在这时，嘭当一声巨响后，忽然天翻地覆。

短暂的休克后，我醒过来，手表的时针和分针定格在十二点一刻的位置上，正好

呈九十度。算命的说过，我今年的凶数是九十。车厢里很闷，窗户密封着，热得喘不上气，很黑。我往边上躲了躲，感觉指尖摸到了某种黏稠的液体，是血。

疼痛呼啸而至，我的脚踝骨折了。

断断续续的呼吸从身后而来，攀着我的衣领，一点点爬上我的后颈，那幻觉似的触感让人毛骨悚然。我极力眯着眼睛去看，过了两秒，啪嗒一声。后方微微闪了闪光，一闪即逝。

我用了点力，撑起点身子，又一下，这次打火机没有熄灭。在那微光中，我终于看清了身后的情况。

冗长的黑暗之后浮现着一团小小的火光。两个我不认识的旅客挤在一起。举着火机的那个面容惨白，犹如翻开第一张就预知悲惨结局的扉页，惊悚地看着我，我抹了抹脸上残留着的血，对他们勉强挤出个笑。

“就剩咱们仨了。”

在我说完这话的同时，火光倏地一下，灭了。我甚至来不及看清剩下的那男人究竟长什么样子，他的轮廓在黑暗中显得十分模糊，却又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车上的广播坚持不断地发出嗞嗞声。我拼命敲那扇隔开了我们和司机的窗户，他似乎正襟危坐，专心地听着噪音。我在敲了几次玻璃后才确认他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我和身后那两个家伙了。

我困难地推开身边的女人，她的血溅了我一身。我放下椅背，往后挪过去。不知是因为脚踝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车厢显得无比冗长。我随着呼吸声摸到刚才火光亮起的地方。

我伸手，抓住了小个男人的肩膀。他被我吓了跳，狠狠哆嗦一下，甩开我。

“什么三个人？”

他第一句话是这样问我的。我顿了老半天才发现他身边没有人。刚才那个看不清样貌的男人不在这里。我皱起眉，环顾了一下。周围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轻微的喘息回荡在车厢里。

那声音尖尖的，细细的，像蚊子闪动翅膀一样。我一把抢过他的火机，他想要动，我摸出刀横在他的脖子上。

“老实点。”

他一下没了声儿。我举着火机扫了一圈，那火光始终只能照亮我身边一臂的距离。可我上来之前还记得，车没有那么长。

“人呢？”

“什么？”

我有些烦躁，这感觉太糟，脚踝很痛，空气太浑浊，火光也跟着的一熄一灭。我忽然意识到火也是需要氧气的。如果我们一直打不开窗户，那迟早会被闷死在这里面。

我猛地关了火机。周围重新陷入黑暗。

“刚才那个人在哪里？”

我恶着声音又问了一次。小个的男人哆哆嗦嗦起来。

“没……人啊……”

“胡说！”

我的额上冒出细密密密的汗，我手心发痒，想要一刀切断他的喉咙，就像我刚才切断那女人喉咙时做的一样。

那女人摸到了我抢来的包，她知道了我是谁。

我跛着脚站起来，小个的男人忽然开始哭。他的声音哽咽的，像一只手似的挠在我心上。我一拳揍在他鼻梁上，他“唉”地叫了声。

“出来！”

我吼了一声，没人响应我。我忽然有些害怕了。我提着腿跳着出去，借助椅背的力量从后往前搜索。一排一排。那车很长，长的得就像火车的车厢一样，不管我怎么找，身前永远黑成一片，就像没有尽头一样。

而那呼吸近在咫尺，紧紧地贴在我的后颈上，冰凉冰凉的。我猛地回头，身后还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我汗毛倒立，呼吸一声紧似一声，我疯狂地用刀子回身乱刺了一圈，除了脚踝猛烈窜上的痛感，什么都没有发生。

“呜呜。”

那小个的男人不怕死地在后座上又哭出声来。我被他哭得恶由心生，抓紧刀柄两步跳回去，狠狠一下刺在他身上。

他呜咽了一下，喉咙里传来咕咕的声音。我抓紧刀柄狠命往下刺。他忽然抬起头盯着我，眼睛圆溜溜的，很亮。我心里一惊，猛地一停。我见过那眼睛，我也听过那哭声和喘息，我刚才抢钱时，被我刺死的那个子就是这样哭着哭着，喘着喘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忽然觉得他的脸很熟悉，就像消失的那个男人，就像被我刺死的女人，就像那个司机。

呼吸又贴了上来，急速迅猛，碰在我的颈窝里。我忽然想起司机说的话，耳耳间——阴间。我猛地回过脸去。

隧道花了两天才开通。前晚的暴雨导致本市最严重的一次坍塌。人们从泥土下发现一具尸体，死者是前几日行凶的歹徒。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人员伤亡。

【完】



# 月灵戏

Written by Tinadannis

◆ Illustrated by BT公寓·夜鬼懿



**前情提要:**韩煜和冷雨馨从寸头男师兄处得知了学校当年封杀孔融的隐秘，誓要挖掘真相的二人终于找到惨案唯一幸存者——林佳慧师姐的家……



## CHAPTER.9 红霞满玉桥

狭窄的病房里，这个形容憔悴的女子，用隐藏着复杂情感的目光看着面前的韩煜和冷雨馨。

“没错，我就是孔融社唯一幸存的社员——林佳慧！”她幽幽地说。

在那一瞬间，冷雨馨竟似感觉到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冷风卷过。

“师姐……”冷雨馨忽然双膝发软，声音中已带上哭腔。

韩煜看她情绪似乎有些失控，正准备伸手去搀一把，谁知冷雨馨突然如同一条倒空了的布袋般，一下子软倒在地。随即她一把抱住了林佳慧的双腿，泪水决堤奔涌：“你还记得当年的迎新会吗？你当时和我说，这个学校是坟墓，埋葬生命的坟墓，我当时那么不屑，可是今天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师姐，帮帮我……”

她脱口而出一大堆话，情绪已经十分激动。韩煜默默走开几步，坐了

来。他理解冷雨馨情绪失控的原因。病房里的这两个女子，她们有着同样的际遇，背负着同样沉重的心理包袱，此时相见，怎么可能控制得住情绪。

“原来是你。”林佳慧的脸上现出一丝苦笑，伸手将冷雨馨从地上拉了起来，两人挽着手走到床沿坐下。冷雨馨还是有些失控，趴在林佳慧的膝上，不住抽泣。

“校园里发生什么事了？先告诉我。”林佳慧轻拍着冷雨馨的背，发问。

“哎，师姐，还是我来说吧。”韩煜突然说。

他知道，如果让冷雨馨再次复述那件惨案，只会让她的情绪更加激动，于是抢着把碎尸案简单地说了一遍。说话时，他尽量挑不刺激冷雨馨的词汇来讲述，并且不时留意冷雨馨。

林佳慧低下头，用手一缕一缕地抚过冷雨馨的头发，慢慢说道：“果然事情还是发生了啊……只是，我真没想到漩涡中心的那个人会是你。这是不是命

运开的玩笑？你们知不知道，集体碎尸案在这学校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冷雨馨本来还在低声抽泣的，闻言突然惊惶地抬起头。

林佳慧还没有说出来，韩煜却在旁边接口道：“十年前还有一桩。”

“是二十年前！”林佳慧转过头望着韩煜，那目光明亮得如同燃烧的火焰，跟之前判若两人，看得韩煜不禁心中发凉。

“1981年，是校园所有噩梦的起点。从此之后，死亡和恐怖的阴霾就一直笼罩在上空，不断地有人死去，又不断地有人进来，像极了一个轮回。”林佳慧幽幽地说。

也许是受伤害极大，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语调竟然平淡得像事不关己似的。但恰恰是这种淡漠感，却让韩煜不寒而栗。

“师姐，我们那么辛苦才找到你，请你告诉我们真相。”韩煜请求道。

林佳慧淡淡地一笑：“我原本并不打算告诉你们，因为以你们现在的处境根本无能为力，只会加速死亡。可是，如果师妹你是那个班级当中唯一逃出的人，那毫无疑问你就是二十年后被劫数选中的人，你有资格知道所有的内幕，而我也没有理由拒绝。那么，我就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吧。”

终于说到了关键的地方，韩煜和冷雨馨都屏息敛声地看着林佳慧，聆听她的叙说。

狭窄的病房里安静得只有水龙头滴答的水声。同样狭窄的窗口透进一缕阳光，无数浮尘在这线光明之中飞旋打转。韩煜注视着这抹阳光，听凭林佳慧的话一句句钻入耳内。

“你们能找到我，说明你们肯定已经知道了三年前曾经存在一个叫‘孔融社’的社团。所有的人听到这个社团的名字都会很奇怪，都想问到底我们这个社团是干什么的。其实‘孔融’两个字大有周章，你们知道跟孔融有关最脍炙人口的典故是什么吗？”

韩煜脱口而出：“孔融让梨！”

林佳慧微微一笑：“没错，孔融社的诞生就是为了纪念也许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团——一个名字中带有‘梨’字的社团！正是因为这个社团的出现，为我们遮挡了血色的阴云，给校园带来了足足二十年的安宁，但社团本身却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冷雨馨终于停止了抽泣，仰头看着林佳慧苍白的脸，问：“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什么带梨字的社团？”

听到疑问，林佳慧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屑的冷笑，然后说道：“你当然不会听说，因为这个社团的名字在学校里是莫大的禁忌。不要说谈论，光是讲出它的名字，就足以立刻被开除并驱逐出校。”

韩煜无聊地伸出手，让那一抹难得的阳光射在掌心，然后合掌一抓，空空如也。听到林佳慧这么说，他显得有些不屑，忍不住插嘴道：“既然是禁忌，你为什么又会知道？”

林佳慧叹了一口气：“也许一切都是宿命。事情的起源要从孔融社的社长张敏胜说起。四年前，我刚进学校，而他已经是大三的师兄了，当时我们都还互相不认识。社长本来是校报的一个记者，因为文笔好，稿子写得有深度，很得校领导的欢心，便给了他一个额外的特别任务，让他写一篇学校发展的编年

史，以便举办校庆时用。”

提及师兄，林佳慧眼中突然流露出一种怀念、温柔的神情，目光转到射进屋内的那一缕阳光上。虽然她所经历的恐怖事件带给她一生的阴影，但看得出来，平凡而温馨的校园生活，却又是她记忆里的一道亮色，正如狭窄病房里的这一米阳光。

“借着这个便利，他得到了很大的权限，可以自由翻阅学校任何资料，包括那些不对外公开的。校长楼有一层是专门存放各类资料的，教务主任给了一大串钥匙他。他一间门一间门地开，再一间门一间门地看，一直到了最后一间房门，他发现已经没有剩下的钥匙了。也就是说，这是唯一一间开不了的门。

“社长是个好奇心特别旺盛的人，他没有去直接问教务主任拿钥匙，因为他知道不可能是疏忽，而是刻意不想让他开那扇门。他到学校外面找了一个开锁匠，付了点钱学会了开锁的一些基本技巧，回来自己在那里整来整去，还真的让他给弄开了。里面跟别的房间不一样，很空旷，只摆了一个书架，上面稀稀拉拉地放着七八个卷宗。他翻开来看，发现上面写的基本都是些学校非正常人事调动，可能涉及高层派系斗争。

“但这些他不觉得奇怪，也没更多的兴趣去了解。就这样一个卷宗一个卷宗地翻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他发现，后半部分内容已经不再是关于行政人事，而是有关学校社团存废的秘密记录！社长很高兴，这正是他想了解的东西。

“卷宗里详细记载了建校一百年来，被学校采取非常规手段强制取缔的各类社团。有的是因为政治原因，有的

是因为诽谤学校，甚至有的只是因为八卦领导私生活……而学校采取的手段也令人发指，不仅包括正大光明地记过、不给发双证、开除，还包括见不得光的一些举措，比如制造谣言诋毁、雇凶殴打学生、威胁学生父母等等，诸如此类。

“在卷宗的最后一页，附上了一个详细的表格，列明了所有备案社团的建成及取缔时间，还有人数姓名、取缔原因等等，看上去一目了然。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社长发现在表格最底部一栏‘备注’里，竟然写着屈原的《离骚》全文，不仅如此，在诗的最后，有人用小一号的字号加上了这么一句似诗非诗的话：昨日初加冠，红霞满玉桥。”

韩煜和冷雨馨突然心有灵犀般的对视了一眼，“昨日初加冠，红霞满玉桥”？听到这句，两人均是一头雾水，而林佳慧的叙说还在继续——

“这实在太古怪了，先不说《离骚》跟这个卷宗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在备注那小小一栏里硬挤上《离骚》全文，跟四周大片的留白瞬间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社长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立马猜出了制作这张表格的人是在提醒阅览者注意这段不相干的文字。他背着学校把这个复印了一份，悄悄研究起来。”

讲到这里，林佳慧不再继续，转向韩煜提问：“同学，你能猜出这段文字的含义吗？”

刚刚说话时，她的眼里有一道明亮的光，从瞳孔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将整个眸子都映衬得莹光闪闪。而在问到这句话时，她脸上虽然仍然没有明显的

笑意，但嘴角微微翘起，眼神也变得柔和起来

冷雨馨转头望着韩煜，韩煜毫无畏惧地迎上林佳慧眼中的光芒，但他什么都没有说，最后还把头转向了窗外，盯着外面一小簇红黄相间的花蕾出神。

就在冷雨馨以为他回答不出准备解围的时候，韩煜却突然开口了：“这并不难猜。《离骚》从字面意思理解，是因‘离’而赋，中心词是‘离’，制作者在提醒他人注意跟‘离’有关的东西，例如同音字或者同义词。《离骚》全文悲凉无奈，加上作者屈原最后投江自尽的结局，暗喻制作者想要讲述的事必定是一段悲惨的历史。在《离骚》后面莫名其妙地加上一句诗文，则说明了两件事：一是《离骚》的内容与解谜无关，不用关注；二是要想进一步获知秘密，必须从这句额外加上的怪诗入手。制作者只留了一句诗，没有别的提示，说明只能从词句意思解释，排除谐音、藏头、嵌字等解谜方法。那么，最后，最中心的关键就是揭开这十个字的背后含义。”

林佳慧轻轻地鼓起了掌：“厉害！原来这世上的聪明人不仅仅只有他啊……既然你已经猜到了这里，为什么不继续猜下去呢？”

听到这话，冷雨馨大感不解。她不明白既然林佳慧已经答应告诉他们全部，为什么还要催逼着韩煜去解这些早就被解开的谜呢？

韩煜却是心里雪亮，他知道林佳慧在测试他的智商，考验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片恐怖血腥的阴霾，否则有些核心秘密绝不透露。

沉默了片刻，他接着说道：“这

句诗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关键在于一些词汇的特殊含义。‘昨日初加冠’，加冠是古时男子满二十岁的称呼，昨天才刚刚加冠，那么今天就是加冠之后，前后联系起来就是‘二十年后’；‘红霞满玉桥’，玉桥可以代指白色的桥，但是若以严格意义上来界定，则必须是由玉做成的桥。据我所知，天底下完全以玉砌成的只有一座桥。”

听得入神的冷雨馨忍不住站了起来，急声追问：“什么桥？”

韩煜的目光瞬间阴沉下来，深不见底的黑色瞳孔中透着冰冷决绝的寒光，让人看着都不寒而栗，只听他咬着牙一字一句地道：“奈何桥！”

“什么？！”冷雨馨倒抽了一口冷气，双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握在一起，把十指捏红了都没有知觉，双腿发软，全身寒毛耸立，一股凉意从背脊缓缓流下，渗入血液，带来彻骨的寒冷，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冰天雪地。

林佳慧眼中的明亮在迅速地敛去，目光中开始蕴含悲伤，头也微微低垂，柔顺的青丝从肩膀上滑落，在阳光的余晖下散发出点点金色的光晕：“没错，奈何桥上是没有天空的，也不会有红霞，那些所谓的红霞其实是血云。当地面上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死亡，发生了人神共愤的冤案，将死之人经历了撕心裂肺抽筋剥骨的极度痛苦，它们的怨念和哀泣就会在奈何桥上形成大片大片的血云，据说看上去就像红霞遍天，美丽极了。”

韩煜缓缓地接口道：“因此，这句怪诗的最终含义就是：二十年后，血光再现！”



## CHAPTER.10 血馆悬案

冷雨馨“腾”的一声倒退了两步，脸色惨白，难以置信地看着韩煜和林佳慧。苦苦追查到现在，无论如何也料不到，在那么多年前已经有人准确预料了现在的惨案发生。她万分希望两个人其实是在说笑，但林佳慧凄苦的声音和韩煜凝重的神色提醒她自己的这个想法才是最可笑的。

林佳慧没有去看震惊的冷雨馨，仍然低低地讲述着那些在她记忆中依旧鲜活的故事：“是的，社长是个涉猎很广的人，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就猜出了这句怪诗的真正含义。万分讶异的他隐隐觉得这件事太不对劲，能够进到最后一个房间并且有资格制作秘密卷宗的人必定在学校身处高位，以常理而言，实在没有理由担心受到迫害。除非，这里面涉及的是一桩惊天的血案，一个不可告人且严重威胁学校生存的机密。”

“社长的好奇心一发不可收拾，前去校长办公室送审稿件时，趁着校长会客的间隙，破解了他的密码，将电脑内所有资料拷贝了一份，事后证明一无所获。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判断，这么重要的东西，校长绝不可能留下容易拷贝的电子证据，有些东西只能用不会有泄密风险的纸质证据完成。校园那么大，这些纸质证据可以藏在任何地方，穷尽一生都未必能找到。本来一般到了这个地步，平常人早就死心了，可是社长不，他有着超强的耐心和毅力，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方法，并且最终得以成

功。

“催眠术，这是一个在人们的谈资中从来都只是充当噱头的角色，但世界上真的就有那么一群人，可以利用催眠获知自己想要的所有信息，听闻他们有个特殊的名字：法术界中人。”林佳慧说到这里的时候，冷雨馨的身子微微一震，目光早已不由自主地飘到了韩煜脸上。后者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法术界的名称。冷雨馨知道他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只好也装作无事般，继续倾听林佳慧的讲述。

“社长他并不是法术界中人，但他曾跟里面的人有些交情，学会了初级催眠术。他选准了一个极佳的时机，校长因为淋了雨发了高烧，本来就有点神志不清，是意志力最为薄弱的时候。他来到医院，以谈论文稿秘密为由屏退了所有人，在病房里实施了催眠术。校长终于一五一十地吐露出了真相——谁能想到，这些绝密的材料会放在校长办公室的天花板上。至此，被掩埋二十年的校园惨案，杀人无数的第一大恐怖传说——阴灵戏——才终于得已开启。”

说到这里的时候，林佳慧的声音明显开始颤抖，这里面有对这第一大校园恐怖传说深深的恐惧，亦有回忆起无辜生命丧失的怜悯悲痛，冷雨馨注意到她的身子颤得厉害，忙从床上捧起被子，轻轻地盖在她的身上，拍了拍她的肩膀。

“1981年，学校里有一个女生跳楼自杀，身体还算完整，但颅骨却莫名其妙摔得粉碎，完全修补不回来。那个女生生前酷爱戏曲，她死后直到头七，在那栋宿舍楼的上空，每晚凌晨两点就会开始飘荡起她哀怨的歌声，唱的都是同

一个剧目《牡丹亭》。大家怕得要命，都不敢在宿舍住下去。后来有人提议了一个办法，说这女生想必是生前受到了什么刺激，所以死后才会化为冤魂，不如做法事进行超度。

“后来，和尚就来了，一看说法超度，你们连灵堂都没有给人家设，也不守灵，这样不尊重死者，冥界也不会同意。大家无计可施，只好跟学校沟通，要求在校园里设灵堂。正好学校也为这事头痛，当即就同意了，于是选了一块偏僻的地方，当时叫体育馆，后来拆了重建，成为了今天的小礼堂。接下来的事你们都能猜到了，举办追悼会和守灵的当晚，本来约定好十点半之后就不再奏乐，保障同学们的休息时间，结果那哀乐莫名其妙地自己响起，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学校接到了无数投诉，无奈之下出动保安前往体育馆。

“你猜怎么着？体育馆里面灯火通明，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硕大的花圈和无数的菊花仍然整齐地排列在应有的位置，所不同的是，它们都变成了暗红色。不仅如此，体育馆的地板、天花板、四面墙壁，所有人眼能看到的地方，都是血腥的褐红色——那是热热的血黏在上面最终冷却凝结而成的颜色，仿佛是有一只巨大的手，猛地将红色的颜料倾盆倒下。在这个由死亡和痛苦所构成的空间里，唯一没有变色的就是正中央那幅黑白遗像。”

林佳慧说到这里的时候，冷雨馨和韩煜两人脸色同时一变，因为林佳慧所描述的这幅场景他们实在太熟悉，这简直就跟几个月前发生的集体碎尸案现场一模一样！

林佳慧的余光发现了他们俩的脸色

变化，可她并没有一点停顿，仍然娓娓地讲了下去：“在遗像的前面，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座小山，那是由无数形状平整、大小均一的碎肉和骨屑组成的尸山，散发着一股刺鼻恶臭。所有进去的保安无一例外吐得七荤八素，后来赶来的警察也是这样。这桩史无前例的惨案不仅惊动了全市，甚至惊动了全国，所有报刊杂志的记者蜂拥而来，校园人心大乱，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不少人甚至退学回家。后来，外人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血馆悬案’。”

韩煜和冷雨馨不由得互相对望一眼，在殡仪馆挑出碎尸条的情景仿如昨日，鲜活得现在想起来都想吐。相隔二十年，两起集体碎尸惨案无论是手法、现场状况，都完全一样！这是恐怖的轮回还是死亡的重演？厉鬼煞费苦心导演这两场惊悚大戏究竟是要向世人表明什么？

林佳慧的身子已经不再颤抖，但脸色却越来越苍白，是一种没有生机的美丽：“在‘血馆悬案’中，一共死亡三十一人，一个班级几乎全军覆没，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当中只有一个女生逃了出来。她也参加了追悼会，但中途告假跑了出来，幸免于难。有学生看到她满脸泪水，神色慌张，跌跌撞撞地跑出体育馆，还一边惊悚地回头张望，但当时大家以为她只是受同学之死的刺激，没有人上前询问。‘血馆悬案’发生后，那名女生的精神遇到了重大刺激，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后来再也不愿回去学校，于是休学回家休养。

“不料风云再起，她回家休养后短短三个月间，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有表亲、同学、老师、朋友，甚

至只要是跟她稍微沾亲带故的，均离奇死亡，有的被车撞死，有的突发绝症，有的自己上吊，有的撞柱裂脑，总之，无一不是凄惨至极，闻者落泪。而据那些死者生前的描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曾经在晚上见到或听到窗外有很多小孩在窃窃私语或嬉戏谈笑。”

“等等……”韩煜打断了她的描述，他身子微微前倾，眼神开始变得犀利，“很多小孩？很多是几个？”

林佳慧停顿了一会儿，眼神飘向床上，又飘回到韩煜身上，眉毛微微地皱起，缓缓地道：“据称是几十个，因为没有资料记载，具体数目无法知道了。”

韩煜默然，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上下嘴唇紧紧地抿着。紧接着，他问了一个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问题：“那名女生死了没有？”他问这句话的时候语音微微颤抖，显见高度紧张这个答案。

林佳慧惨笑一声：“这正是整个‘血馆悬案’最诡异难解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那名女生的死活。”

韩煜失声叫道：“怎么会？警察不查案的吗？查的时候难道没有跟进那名女生的情况吗？”

林佳慧摇了摇头，眼神中透露出一股悲怆，双手不安地从腿上移到椅子的扶手上，摸索了一会，又慢慢地放回到腿上：“那名女生周围的亲友全部死光之后，她就发了疯，披头散发哈哈大笑从家里跑出，没有人敢拦阻，从此不知去向，也许是死了，也许还活着。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阴灵戏的恐怖传说从此正式成形，并且成为笼罩上空挥之不去的死亡阴云，带给了学

校太多哭泣悲痛的噩梦。虽然它没有再大规模地杀人，但从来没有停止将恶毒的双手伸向那些无辜的生命，一个又一个的学生被伪装成自杀而离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两鬓斑白的父母过来扶灵痛哭。离奇的高自杀率甚至惊动了警方和政府。

“这一段时期是学校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在那里学习、生活、工作的每个人都惶恐不安，生怕不幸降临到自己身上。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尽管每个月都有人离奇地惨死，却没有人提出要离开校园。我们推测，他们是害怕像那个逃出去的女生一样，会碰上那些可怕古怪的小孩，导致家破人亡。”

说这些话的时候，林佳慧的神色中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她那毫无血色的脸上尽是灰暗和颓败的气息，因为干燥而略微有点肿起的嘴唇震颤着，眼中两滴大大的泪珠在眼眶内不断地滚动，晶莹透彻的光晕跟四周的暗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好一阵，冷雨馨以为她会哭出来，但她终究将眼泪死死地困在了里面，就像压抑自己的情感一样地囚禁了它们。

“就在这个时候，校园历史上最伟大的社团成立了。他们是一群爱好戏曲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社团，名叫‘梨园社’。在得知学校这个血腥的秘密之后，他们下决心要将这个噩梦终结。最终他们也成功了，将阴灵戏的恐怖传说足足封印了二十年，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全社人员集体死亡！”

听到这里，冷雨馨忍不住惊呼了一声，她站的位置刚好在那缕照进来的阳光下，明明刚才感觉到有点热的身躯此



刻却一阵阵的寒意叠加。

林佳慧忧伤地看了她一眼，她的泪水已经重新沁入温润的眼眶，渐渐消失不见，只听她淡淡地道：“是的，全死了。只有用生命结成的封印，才能压制亡灵的疯狂。可是，尽管封印那么强大，也不能做到一劳永逸，这才有了二十年血光重现的警示和预言。为了避免灾难重演，社长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封印破裂，这才有了孔融社的诞生。孔融社一共有六个社员，每个社员都是因为自己身边的好友因传说丧生，而决意加入。”

“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走访，试图找出当年梨园社的封印方法。然而，可恶可耻的学校竟然试图把这段黑暗全部抹杀，他们不仅销毁了所有记录，还掩藏了所有知情人的资料，令我们的计划寸步难行。后来，学校发现了我们的企图，校长大发雷霆，威胁要开除我们，但我们不为所动，只要学校抓不到我们的把柄，就奈何不了我们。”

“终于，事情有了新的突破。有一天，社长很兴奋地跑来找我们，说找到了当年梨园社封印的地方。我们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只是嘿嘿笑着，说有神秘知情人透露给他的，他跟人约定，不能说出名字，让我们只相信他就是了。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我守住大本营，其他五个社员前往那个地方进行勘探。结果……结果，他们就再也没能回来……留下我……我……我真的……”说到最后，一直淡定从容的林佳慧眼神茫然地看向天花板，仿佛那些荣辱与共的同伴仍然站在自己的面前，含笑相对。过来一会儿，她终于敌不过痛彻心扉的情感崩溃，捂脸痛哭，泣不成声。

“师姐……师姐……”冷雨馨蹲下来，无助地抱着她，拍着她的背脊，轻声地唤着她的名字。

韩煜静静地看着两人，耐心地等到冷雨馨成功安抚好林佳慧之后才慢慢说道：“关于梨园社那部分，是社长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看资料知道的？”

林佳慧拭去泪水，抬起头，不解地问道：“这有区别吗？是社长告诉我的，因为梨园社那部分资料已经被学校全部毁去了。”

韩煜脸上现出一丝意味不明的笑容，背转身走了两步，突然回头说：

“这说不通，既然全部被毁去了，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林佳慧眨了眨眼睛，似乎对韩煜穷追不舍这个问题感到费解：“他对校长用过催眠法，可能是校长告诉他的。”

韩煜托着下巴，似乎并不打算这个问题就此结束，想了片刻又问道：“他从校长那里拿来的那部分资料，你有没有看过？”

林佳慧仔细回忆道：“看过一些，不多，因为太繁杂了，社长说他讲解给我们听就是了。”

在林佳慧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韩煜的眼里掠过一道奇异的光芒，但瞬间恢复了正常：“那这些资料现在在哪里？”

林佳慧道：“社长他们死后，学校和警方以查案的名义，对我们的大本营进行了搜查，把所有资料都回收了。”

“好吧。”韩煜拍了一下掌，凝重的神色开始从他脸上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常见的轻松闲适，不知道为什么，冷雨馨觉得韩煜仅仅是一个微妙的表情变化，却一下子缓和了屋子里冰冷彻骨

的氛围，仿佛拂过了一股春风，沁出淡淡的暖意。只听韩煜道：“接下来的事情我基本能猜出个大概了。社长死后，你在晚上也听到了女鬼所唱的戏曲，知道自己已经被阴灵戏传说盯上了。你惧怕会有那些不知道是人是鬼的小孩，所以不敢回家，一直赖在学校，直到毕业之后不得已才回去了。其间你参加了一个迎新会，跟冷雨馨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回到家之后，果然，那些小孩就来找你了，你又惊又怕，却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你所有至亲好友一个个惨死在你面前。为了不再伤及无辜，你以刺激过大为由，假装成疯子，被关在这里，在继续保全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在努力等待后来的人发现校园这个恐怖传说，让你得以把这些信息传递下去。我说得对吗？”

“全对。”林佳慧没有丝毫犹豫，爽快回应，她抬起头来，泪眼蒙眬，“你几乎和他一样聪明。”

韩煜笑了一下，算是礼貌的感谢，紧接着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未必，我和他还是不同的。那么师姐，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小孩伤不了你？”

这几乎是最敏感也是最不能回避的问题，冷雨馨定定地看着林佳慧，准备好聆听她口中讲出的每一个字，因为这也将成为自己逃命的关键。

然而，让她始料未及的是，林佳慧的嘴始终紧紧地闭着，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在光洁的手腕上，醒目地蜿蜒着一串玉石材质的仿海棠花手串，从手串略微有些磨损的端口上看，已经戴了不短的时限，但从那海棠花的亮丽润泽上看，它的主人

一直非常爱惜，保养得当，所以几乎如新。

韩煜立马会意：“他送给你的。”

林佳慧接口道：“他说这是开了光的，有很强的辟邪作用，好难得才求到一条。”

韩煜凝神看着那串手串，良久，忽然突兀地说了一句：“医院里面药味真浓，我得出去透透气。”说完，转身便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 CHAPTER.11 阴魂不散

看着那个手串，冷雨馨的心都凉了半截，她用手细细抚摸着那串手串，道：“师姐，这……手串你还有吗？”

林佳慧苦涩一笑：“傻丫头，要真有，他就不会死了。那天我心神不定，眼皮老是在跳，我不想让他去，可是他听，还是去了。他跟我说，要我一定好好保存这条手串，像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决不能丢失。他一定是已经知道了会有危险，却把唯一生存的希望就这么让给了我。可是……可是……这个傻瓜……没有他……我……我一个人活在世上……又……又……”

林佳慧从椅子上瘫了下来，把头深深地伏在冷雨馨的肩膀上，从胸腔发出了沉闷而又厚重的哭声。那是压抑了三年的悲伤，也是对那场生死别离的绝望。

“师姐，师姐……”冷雨馨抚摸着她的头发，跟着她一起轻声抽泣。

哭了好一会儿，林佳慧突然挣扎着直起腰来，将手上的手串取下来递给冷雨馨道：“这东西送给你。”

冷雨馨大惊失色：“不行！师姐，这是你用来保命的宝物，送给我你怎么办？”

林佳慧凄然道：“我能怎么办？他死的那天……我……我也已经没活着了……交给你们，我也就可以放心了。”

冷雨馨惶恐地将手串又推了回去：

“不，师姐，我不能收。他希望你好好活着，你应该顾及他这份心意。”

“顾及，顾及，一直都是我顾及他的心意，又有谁顾及我的心意？”林佳慧抓住冷雨馨的手腕，强行把那手串给她戴了上去，“有时候，死了的人反而是幸福的。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是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去做一件事，今天我想做一次。”

“师妹，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有那么多的路要走。你还拥有我已经失去的东西。”林佳慧温柔地将手覆盖在那串温润漂亮的手串上，冷雨馨发现她的手心渐渐温暖起来。

“师姐，师兄他一定知道你的心意，所以才想尽办法保全你。”

林佳慧听了，宛然一笑，笑容中有种动人的美丽：“你知道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吗？”

冷雨馨惶然抬头，正对上林佳慧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爱情……爱情就是像师兄那样，为了你可以不顾生死。”

“扑哧。”林佳慧忍不住抿嘴而笑，一双手抚上冷雨馨的头，“看来你还是个懵懂不知世事的小女孩啊。爱情的滋味很奇特，我相信你以后会尝到。但你记住，爱情决不是用生死来衡量的，但真正的爱情会跨越生死。”

冷雨馨茫然道：“师姐，我听不懂。”

懂。”

林佳慧的手渐渐地垂了下来：“好运，我的师妹。”

“咔嚓”，门轻轻地推开了，冷雨馨一脸茫然地走了出来，脸上还依稀带有泪痕。

韩煜在外面已经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大包，见冷雨馨出来了，长松了一口气道：“你们女生就是啰唆，化妆要一个小时，穿衣服要一个小时，挑首饰要一个小时，现在连告别都要一个小时。话都说完了？说完了我们就得走了，这地方也不是可以久留的。”

冷雨馨不接一言，默默地跟着韩煜就往医院外面走去。韩煜有点讶异：

“生气了？我承认我是有点夸张，但我也没说谎啊，你们女生能跟我们男生一样，抓起手机就往外跑吗？”

冷雨馨抬起右手，那串海棠花的手串在阳光下显得灼灼发亮，锋芒耀眼：

“师姐把这手串送给我了。”

“什么？！”韩煜差点没跳起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你有没有脑子啊？你怎么能要？你要拿走了她第二天就会被杀死！快点送回去！”

冷雨馨黯然道：“你不了解她，现在她家破人亡，又失去了最心爱的人，早已生无可恋。也许自由地解脱对她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死亡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痛苦。”

一句话说得韩煜哑口无言，半晌才道：“女人真麻烦。算了，随便你们吧，想死还不容易。不过这手串对你来说可有可无，没什么作用。”

冷雨馨惊奇道：“为什么？难道手串换了一个人戴就不发挥作用了？”

韩煜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我觉得一个死物远远没有一个活人厉害。”

冷雨馨目光一闪：“但是如果这个案子一直解决不了怎么办？我……我要跟你一辈子吗？”

韩煜一愣，叫道：“怎么可能？再厉害的冤魂也都有它的致命弱点，它难道还能逆天而行，把法术界全部灭了？”

冷雨馨低下头道：“你如果镇压了那个女鬼，把案子解决完了，然后我们就得分开，从此成为陌生人对不对？”

“没错！”韩煜精神一振，加重了语气强调道，“冷小姐你千万要记得这个约定，你实在做不到也没关系，我到时想办法调配一碗忘魂汤给你喝下去就完了。”他话音刚落，冷雨馨已经泫然泪下，抽泣不止。

韩煜傻眼了，他反反复复想了一下，没觉得自己刚才说的话有什么错漏，最多是语气有点兴奋激动，但这也不至于逼到人家哭啊。对了，一定是她刚才和林佳慧诀别的时候气氛太悲伤了，没缓过劲来，想到这里，心中释然了：“算了，不说了，我们出去吃饭吧，你别太感慨别人，多想想你自己吧。”

出去后，两人找了一家清静的小餐厅，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服务生热情地推荐：“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个情侣套餐搞特价，两位这么恩爱，吃了可以长长久久呢。”

韩煜白眼一翻：“我们是兄妹，来两个黑椒牛扒。”

鉴于冷雨馨心情低落，以往滔滔不绝的韩煜都没怎么敢说话，一顿饭吃

得格外安静，最后还是冷雨馨打破了僵局：“你觉得师姐的爱情很美吗？”

“幼稚！”韩煜不屑道，“所谓的爱在那里要死要活的人我最看不惯了，一点都没领略人生的美好价值。”

冷雨馨愕然道：“你怎么是这样想的？”

韩煜道：“我这样想有什么错？我跟你说过，男人是靠不住的，跟你好的时候花前月下山盟海誓，什么都说得出来做得出来，不好了一脚踢，没气度的说不定还在背后捅上一刀。”

冷雨馨有点哭笑不得：“你自己不也是男人？难道你说你自己也是靠不住的？”

韩煜满不在乎道：“没关系，我自己就是这样干的，想要泡妞的时候搭上一个，哄着她陪着她，玩腻了连招呼都不打直接扔了。爱情是天底下最可笑的东西，男女之间只有生理上的互相需求。我劝你，趁现在你还有资本，多挑几个好的轮着玩，到以后老了就得等人挑你了。”

一块肥腻的牛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来，正中韩煜面门，上面还附带着一个插进去的叉子，黏稠的汁液顺着他的鼻子流了下来，冷雨馨在对面还保持着甩盘子的姿势，只不过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变态！禽兽！”骂完，扭头就跑了。

众目睽睽之下，韩煜从容淡定地将牛扒扯了下来，用纸巾抹干脸上的汁水，继续气定神闲地吃自己盘里的那半块牛扒，心里却咬牙切齿：冷雨馨，我诅咒你这辈子都嫁不出去！